

心窗
片羽

时间即过往

□蔡雨栖

“时光荏苒、岁月如梭”，从小学时的作文，到工作后的年终总结，这8个字成了我们表达时间过得飞快的标配文字，我一直知道这8个字的字面意思，可从没有仔细体会过。直到看了梁晓声小说改编的电视剧《人世间》，我才对这8个字感慨万千，50年人生，在58集连续剧中完成了，我们每个人的一生过得似乎很长，想想却也很短。

不觉就想起了毕业那年，同学们依依不舍、泪眼婆娑，班主任说，别哭了，十年后……没等班主任说完，我们信誓旦旦说，10年太久，我们5年后再聚。然而，5年里，我们早就忘记了当初的约定，因为这5年，我们用来谈恋爱和结婚，缘分浅的，连找对象的时间都不够。之后小孩出生，我们又忙乱中、无措中、各种矛盾中将孩子送到了幼儿园，就这样，10年一晃，我们就只完成了人生头等大事。

毕业自然早就不止10年，当初的约定偶尔也还记起，虽然当年的情景历历在目，但仔细一想，真的是“时光荏苒、岁月如梭”，仿佛就在眼前的事竟然已经过去如此之久。

越忙碌，越不去思考时间，或者是我们刻意地回避时间流逝的事实，但孩子总是以他们的成长，用他们幼儿园3年、小学6年、初中3年、高中3年的时间，不断地告诉我们，10年甚至20年，只在他们的学程中，而我们的10年、20年，我们的青春、容颜、梦想，在这个过程中飞速消耗。

人到中年，最易感叹时光飞逝，年少时那么多的梦想，最后只是寥寥数得清的几件事叠加成了自己的10年、20年、30年。除了人生头等大事，有的人还有幸经历工作调动，有些人却一辈子在一个单位，伴随着的就是孩子的成长、父母的衰老、自己一地鸡毛的生活。每个人在磕磕碰碰中、在不知不觉中，青春不再、梦想不再。这时间快得来不及感叹，就如孔子所说：“逝者如斯夫，不舍昼夜。”

苏东坡在他的《寒食帖》中也写道：“暗中偷负去，夜半真有力。”他感触时间过得飞快，仿佛在睡梦中将他的青春偷走，将生命中许多年少时的梦想偷走。人到中年的苏东坡，在经历了人生百态后如此感叹，他大起大落、几经波折，“何殊病少年，病起头已白”，少年和白头就在狱前狱后。然而他在感叹时光飞逝的时候，我却禁不住去想，与其说时光飞逝、偷走了太多，不如说时间给了他经历种种的机会，从而丰富他的人生，也因为人生的那些经历让他写出了那么多的好诗好字。

人生就是借助时间去经历各种好事坏事，然后再一个个串联起来的过程，又随着时间长河的流淌赋予了生命的意义。

时间很无情，让我们不得不一次又一次向曾经年轻的自己告别，然而，它带走了很多，却也给予了我们很多，它精选出了我们的朋友，检验了我们的生活方式、证明了我们的努力和付出、教会了我们处世哲理。时间很公平，如果在公平的时间里，可以完成更多的事、成就更多的理想，增加了生命的厚度，又何惧“时光荏苒、岁月如梭”？

《人世间》的人物，从青春年少到古稀之年，50年太长了，但用一本小说写完、用58集连续剧拍完，又太短了。我们的10年、20年、30年……已经书写，或正在书写。“时光荏苒、岁月如梭”，不知道50年后我们再次用到这8个字的时候是何感慨，我希望飞快的时间不要给我遗憾，至少，我的时间不要是干涸的河流，至少，时间的河流可以让我到达曾经的种种过往。



吻

吴有涛

种粮大户唐海波

□周祖斌

一次偶然的机会，我走近了种粮大户唐海波，有机会了解他的故事。

唐海波，出生于1980年，家住连云港东海县农村，初中没上几天就辍学了，农闲时在家玩耍，农忙时帮衬着父母做些农活。

这样的日子过了两三年，唐海波想到外面去闯闯世界。看到村里有人外出承包经营土地，收入比家里种地好，他也萌生了外出包地的念头。他的想法得到了女朋友的支持，1997年，两人来到了如东县凌洋农场。

唐海波在农场租了50亩地，用来种植棉花和玉米。那时，种地都是手工操作，田地的排水渠都是他俩一点点开挖出来的，为此两个人手上不知起了多少泡、磨出多少老茧。棉花种植费时费力，两个人起早贪黑泡在田地里，不到万不得已，舍不得请帮工帮忙，为节省开支，两人搭建了30平方米的两间低矮田头房居住，生活的艰辛可想而知。

但是，那几年棉花行情不好，一年辛苦下来，除去成本，不仅没挣到钱，还亏空了。为此，唐海波和女朋友不知偷偷流了多少眼泪。

2000年，有位广东人经营的农业公司有大片土地抛荒，急需有人承包，租金比其他地方便宜。正好那时唐海波的哥哥也来到了如东，兄弟俩一合计，当年就租了100亩地，种植小麦和黄豆，那年收成好，兄弟俩一年就挣了2万多元。

第二年，兄弟俩不仅增加了土地承包面积，还在如东金蛤岛附近承包了一个600多亩的鱼塘。那几年，粮食收成比较稳定，每年都能有几万元的利润。尤其是承包的那个鱼塘因为租金便宜、产量高，5年时间就挣了20多万元。后来，由于租赁土地政府要开发利用，兄弟俩才终止了合同。

随后，唐海波兄弟俩又在当地的农业开发公司承包了1000亩耕地。2008年，唐海波知道购买农机有政府补贴的消息后，花40多万元一次性购买了4台农机，从此开始了机械化种植之路。

尝到了规模种粮的甜头后，唐海波不断扩大自己的承包地面积，从1000亩到2000亩到3000亩，再到现在的6000亩。农机也从最初

的4台发展到38台，现在开沟、播种、抛肥、打药、耕田、粉碎、收割，全部实现了机械化作业。

唐海波成立了自己的农业合作社，雇用了农机手和种田能手16名，这两年员工的年收入都在10万元以上。唐海波还投资建了烘干房、仓库、晒场和员工宿舍。现在当季粮食收上来后，他可以用自己的仓库进行存储，等粮食价格相对好时再对外出售，这样可以增加收益。

在唐海波承包的土地中，除了800亩种植蔬菜外，其他都是种植水稻和小麦。唐海波说，蔬菜种植风险大，行情好的时候赚得多，行情不好时亏得也多。而粮食种植相对比较稳定，加上还有政府水稻种植等相关补助，每年或多或少都会有盈利。

唐海波虽然文化水平不高，但对农业科技的学习和使用却非常用心。他先后多次参加由农业部门组织的新型农民、职业农民、种植大户培训，同时把学到的知识应用于生产实践。经过多年的起早摸黑、钻研琢磨、积累经验，如今唐海波已然成了一名种田的行家，他田地的粮食亩产比同行多百来斤不成问题。去年，唐海波还聘请了一名退休的农艺师，专门进行技术指导。

这些年和土地、粮食打交道，让唐海波深深感觉到，依靠规模经营和科学种植，黄土地里也能飞出“金凤凰”。也正是有了唐海波这些新型农民，我们老百姓的“饭碗”才能端得更稳。



燃情冰雪(树皮创意摄影)朱晋

佛坪
支教

电线杆

□陆本林

树叶终究没有力气抵挡住冬天的寒风，一片片投入佛坪山坡的怀抱，树枝头只剩下光秃秃的枝丫。人生一世，草木一秋，落叶，是为了来年能生长出更多的枝叶，人总有些悲秋伤冬的，或许这是它们期待已久的着落。

山廓渐渐显露，同时显露的还有很多春夏秋季不怎么看见的景物。有泥墙灰瓦、深山人家，有陡坡斜路、吃力前行，有各色石头、了无牵挂，有故人之墓、凄冷零落。

就在这寒冷的季节，我看到了挺拔、高耸、坚强的景物，佛坪山上的电线杆，三四个一组，远远地注视着群山下的溪流，藐视着枯落的树叶，还有怕冷的我。

一个问题跃然脑海，这么高的山，没有一条像样的路，这电线杆是怎么“走”上去的呢？

偶然听城关小学温老师说过，电线杆是马拉上去的。钢铁构件拼装的铁塔可以先运零件，再一一拼装，不难理解，那水泥杆怎么运上去的呢？谁来告诉我？

“没有路。”我说。大早起来，我问施老师，跟她争论，到底有没有路。

“肯定有路，不是说过吗，走的人多了也就成了路。”施老师说。话是这么个理，但是常年树木茂盛，也没有人往那高山上跑啊。到底有没有路啊，看来有时间、有机会要亲自上去看一看才知道。

水泥杆怎么上去的暂且不谈，先说那架电线的铁塔，要立在那高高的山上谈何容易。山石上要打孔，浇筑固定的螺丝。找平，安装铁塔构件，再一节一节地往上“长”，最后“长”成了参天高塔。电线在铁塔之间游走，连接塔与塔之间的亲情，传递着万家需求的灯火。还听说电线都是用无人机架上去的，不知真假。且不必说电线的架线，就说电线拉上去了，总归要固定吧，高高的山上高高的塔，高高的塔的顶端，而且是在塔两侧远离塔身的地方，晃悠悠地吊着一个接线员，看着一定眩晕、想着一定惊心动魄。那一定是在用生命架线，那是奉献之歌。电线杆高高耸立，像士兵、像壮士、像宝剑直指蓝天、昂首挺立，传送电力、传送希望，也在吟唱奉献的歌。

寒风中遗世独立，仰视苍穹，俯瞰人生，一览众山小。待到明年春天，鸟语花香之时，又悄悄掩映在绿叶之中。

这就是平凡、伟大、默默无闻、从来都不炫耀的电线杆。